

荣登《纽约时报》畅销图书榜



〔美〕陆希未 著

传奇

李剑敏 译

LEGEND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传奇

L E G E N D

〔美〕陆希未 著 李剑敏 译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献给我的母亲

——陆希未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传奇 / (美) 陆希未著; 李剑敏译.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8.4
(“传奇”三部曲)
ISBN 978-7-5596-1338-7

I. ①传… II. ①陆… ②李…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331512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1-2017-8586号

Legend

Text copyright © 2011 by Mariel Lu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7 by Beijing Cheerful Century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including the right of reproduction in whole or in part in any form.

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G.P.Putnam's Sons, a division of Penguin Young Readers Group, a member of Penguin Group (USA) LLC, A Penguin Random House Company.

传奇

著: [美] 陆希未 译: 李剑敏

选题策划: 北京启发世纪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台湾麦克股份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 张 萌

特约编辑: 朱 菲

特约美编: 李今妍

封面设计: 刘黎炜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181千字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张8.5

2018年4月第1版 2018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96-1338-7

定价: 32.80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电话: 010—52249888转816

发行电话: 010—59307688

洛 杉 矶， 加 利 福 尼 亚

美利坚共和国



人口：20,174,282

上 半 部

★ ★ ★

走在光明里的 男孩

戴伊

妈妈以为我死了。

显然，我没有死，不过这么想会让她更安全。

每个月至少两次，在散布于洛杉矶闹市区的超大电视屏幕上，我会看到我的通缉令华丽亮相。说实话，这完全不是它应该出现的地方。这些大屏幕播放的画面，大部分都很欢乐：微笑着站在蓝天下的小孩子；争相在金门海峡的废墟前摆好姿势合影的游客；共和国政府的霓虹灯形象广告；还有反殖民地的宣传——“殖民地想要我们的土地！”宣传片称，“殖民地对于他们没有的东西势在必得。别让他们侵占你的家园！支持我们的事业！”

然后，就是我的通缉令。恨不得用尽所有颜色，在大屏幕上播放：

共和国政府通缉令

文档号：462178-3233 “戴伊”

因袭击、纵火、盗窃、破坏军事设施以及妨碍战争罪而被通缉
任何能将他捉拿归案的信息
悬赏 200,000 元共和国币

每次，与通缉令一起出现的照片总不一样。有时是一个戴眼镜的男孩，一头浓密的铜色卷发。有时是一个黑眼睛的男孩，光头。别的时候我又变成了黑皮肤、白皮肤、橄榄色皮肤、棕色皮

肤、黄皮肤、红皮肤的人，或是任何他们能想到的颜色。

换言之，共和国不知道我的相貌。除了我很年轻以及他们的数据库里没有我指纹的资料之外，他们对我一无所知。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痛恨我，为什么我不是这个国家最危险的罪犯，却仍是他们最想抓到的人，因为我让他们显得一无是处。

夜幕刚刚降临，外面却已漆黑一片；在街头水坑里清晰可见大屏幕画面的倒影。我坐在三层楼高的破窗台上，躲在生锈的钢梁后不让人看见。这里曾是一幢公寓大楼，不过年久失修。破烂天窗和玻璃碎屑散落一地，油漆从各面墙上剥落。屋子一角，一张共和国总统的旧画像脸朝上躺在地上。我不禁好奇究竟谁在这里住过——除非精神失常，没人敢把总统的画像这么弃置在地板上。

一如既往，我把头发塞进一顶旧报童帽，视线集中在马路对面的一座平房，手指拨弄脖子上的吊饰。

泰丝背倚房间的另一扇窗户，紧紧盯着我。今天晚上，我焦躁不安，像往日一样，她能觉察到。

瘟疫重重袭击了湖区。借着大屏幕的亮光，我和泰丝可以看到街道那头的士兵正在挨家挨户巡查；由于天热，黑色斗篷胡乱披在身上，闪闪发亮。每个士兵脸上都戴着防毒面具。有时候他们从屋里出来后，就会在前门喷上一个大红色的X。从那之后，没人可以自由进出那栋房子——至少，不能让人看到。

“还是没瞅见他们？”泰丝小声问。黑暗里，看不清她的表情。

为了转移注意力，我正用旧的PVC管拼凑一把简易弹弓。“他们还没吃晚饭。好几个小时了，还没见他们在桌子边坐下过。”

我挪动身子，舒展一下膝盖。

“没准儿他们不在家？”

我瞪了泰丝一眼，有点儿恼怒。我知道她在安慰我，只是我心情不好。“灯亮着。看到那些蜡烛了吗？要是没人在家，妈妈不会这么浪费蜡烛的。”

泰丝靠近了一点儿。“我们还是离开这个城市几个星期，好不好？”她试图装出平静的口气，但是恐惧显而易见，“瘟疫很快就会过去，到时候你再回来。我们的钱足够买两张火车票了。”

我摇摇头。“每个星期一个晚上，记得吗？每个星期，只要有一个晚上，我能跑来看看他们就够了。”

“才怪。这星期你每天晚上都来。”

“我只是想确认他们没出事。”

“要是你被传染了怎么办？”

“听天由命。而且，你不用跟我跑过来。你完全可以待在阿尔塔区等我回来。”

泰丝耸耸肩。“你总是不让人省心。”虽然比我还小两岁，但有时候她说的话听起来反倒像我的监护人。

眼看士兵离我家越来越近，我们不再说话，继续观察。每次在一户人家停下，总有一个士兵上前用力砸门，另一个则拔出枪站在旁边。如果十秒内没人应答，第一个士兵就踢门而入。一旦他们闯进去，就超出我的视线了，不过我知道他们的流程：会有一个士兵从每个家庭成员身上抽取血样，然后插入一个手持检测器，查看是否被瘟疫感染，整个过程大约持续十分钟。

我数了一下还要检查多少栋房子才能轮到我们家。估计还要

等上一个小时，才能知道我家人是否染病。

街道另一头传来一声尖叫。我马上掉转目光，同时迅速从腰带上拔出匕首。泰丝吸了一口气。

那是一个感染了瘟疫的女人。肯定好几个月了，只见她皮肤开裂、鲜血横流；我忍不住想，之前那么多次巡查，那些士兵怎么会把她漏掉。她踉跄了一会儿，毫无方向感，然后直直向前冲，却绊倒在地上。我又看向士兵，他们也发现了。持枪的士兵迎上前去，另外十一个待在原地不动，只是看。区区一个感染者显然不是什么威胁。士兵举枪瞄准，子弹连发，瞬间吞噬了女感染者。

她瘫倒在地，一动不动。开枪的士兵又回到同伴身边。

那些士兵用的枪，我当然也想拥有一把。那是相当好用的武器，市场上低价就能买到——四百八十块钱就够了，比一个火炉还便宜。既然是枪，就有准星，而且是磁力、电流导向的，能在三个街区外精准命中目标。记得我老爸说过，这是从殖民地偷来的高科技，不过，共和国打死也不会承认。只要愿意，我和泰丝可以买上五把……过去这些年，我们学会了将偷来的钱存起来，藏在一个地方，紧急的时候可以派上用场。不过，拥有一把枪，真正麻烦的不是钱，而是他们很容易就能找到你。每把枪都有一个传感器，报告每个持有者的手形、拇指印以及位置。如果这还不能泄露我的行踪，世上就没有别的东西可以了。所以，我还是用自制的简陋武器就好，比如 PVC 弹弓之类的。

“他们又发现了一个。”泰丝说。她眯起双眼，想看得更清楚一些。

我目光向下，看到士兵刚从另一栋房子出来。其中一人手里摇晃一罐喷漆，在门上画出了一个红红的X。我知道那栋房子，住在里面的人家有一个年纪跟我一般大的女孩。小时候，我们三兄弟经常和她一起玩石头人的游戏或用铁钳子、皱纸团随便凑合的街头曲棍球。

泰丝试图分散我的注意力，她朝我脚边的布包裹点点头说：“你给他们带了什么？”

我微微一笑，伸手解开那团包裹。“我们这星期存下来的东西。他们通过检查后，可以好好庆祝一番。”我在那包东西里四处摸索，掏出两副旧护目镜，“这是要送给约翰的。算是我提前为他准备的生日礼物。”约翰是我大哥，这周末是他十九岁生日。他在附近的火力发电厂工作，一天上十四小时的班，两只眼睛被烟熏着，一回家就用手揉个不停。很幸运，我从一艘军备补给船上偷到了这副护目镜。

我放下护目镜，又在包裹里摸索。里面大部分是我从一艘飞船的自助餐厅偷来的肉罐头、肉末土豆泥罐头，还有一双旧鞋，不过鞋跟完好无损。我多么希望送东西过去的时候能和家里人待在一起。可是只有约翰一个人知道我还活着，而且他还答应我不向妈妈和艾登透露消息。

两个月后艾登十岁，这意味着，他必须在两个月后接受试炼。我十岁的时候就没有通过试炼。这也是我放心不下艾登的原因，虽然他是我们三兄弟里最聪明的一个，却和我一样喜欢胡思乱想。当年完成试炼后，我对自己的答案充满信心，根本懒得看他们打分。可是管理员把我和其他一群小孩儿领到试炼场的一个角落里。

他们在考卷上盖了一个什么章，就把我塞进一辆开往市区的火车里。除了脖子上的吊饰，什么东西也不让我带，甚至连再见也没机会说。

试炼的结果可以分成好几种。

一种是你得了满分——也就是 1500 分。似乎没有人得过满分——不对，记得几年前有个小女孩得过，军方惊为天人，还大事宣传了一番。谁知道拿了满分有什么好处。也许能挣到一大笔钱，或者权力通天？

第二个等级是 1450 分到 1499 分。这也是很值得表扬的一件事，因为你立刻就能获得六年中学、四年大学的入学资格，而且是共和国最好的三所大学：德雷克、斯坦福、布雷南。毕业后你能到国会上班，挣很多钱，欢乐幸福接踵而来——至少共和国政府这么说。

第三，你的分数还不错，在 1250 分到 1449 分之间。你获准继续上中学，然后被指派到一所学院大上学。这个结果也还可以接受。

第四，你的分数在 1000 分到 1249 分之间，涉险过关。别指望国会会让你上中学。从此你将加入穷人的队伍，就像我家一样。你可能不小心在操作水力涡轮机工作时被淹死，或者在发电厂被蒸汽烫死。

最坏的结果就是不及格。

不及格的几乎总是来自贫民区的孩子。如果你不幸被划入此列，共和国就会派官员去你家，让你父母签一份协议，将你的监护权完全让渡给政府。他们会说你已被送到共和国的劳动营，家

人再也见不着你。你的父母亲只有点头同意的分。甚至还有少数父母额手相庆，因为共和国会给他们一千块钱，以作抚慰。不仅有钱拿，还少了一张吃饭的嘴？政府实在是考虑周详。

实际上，一切都是谎言。携带坏基因的低能儿对国家一无是处。运气好的话，国会在把你送到实验室检查缺陷前，就会先把你给毙了。

还有五栋房子。泰丝看到我眼里的不安，伸出一只手放在我的额头上。“又头疼了吗？”

“没有，我没事。”我从敞开的窗户盯着家里看，突然一张熟悉的脸庞映入眼帘。艾登走了过来，从窗户探出脑袋，看到士兵越走越近，他用一个手工制作的金属装置对准他们，然后又缩回身子，从我的视野里消失。灯火闪烁，照亮他淡金色的卷发。我了解这小子，他设计那玩意可能是为了测量别人离他有多远，或诸如此类的用途。

“他看起来更瘦了。”我嘀咕。

“至少他还活着，而且活蹦乱跳。”泰丝回答，“你还想怎样？”

几分钟后，我看到约翰和妈妈走过窗户，似乎在激烈交谈着什么。约翰看上去和我一模一样，不过常年在工厂里劳动，他变得更壮实了。他的头发跟生活在这个区域的大多数人一样，一直留到肩膀，然后在后面系了一个简单的马尾。他的汗衫沾满红土。看得出妈妈在大声斥责他，可能是让艾登从窗户探出脑袋的缘故。慢性咳嗽又发作了，她挡开约翰的手。我叹了一口气。还好，至少他们三个人身体无恙，还能走路。即便他们当中有人感染了，时间还早，他们还有机会康复。

我忍不住思量，要是士兵也在我们家门口喷上一个大红的X符号，那该如何是好。哪怕士兵离开很久了，妈妈他们还是会呆立在客厅中，仿佛凝固了一般。然后妈妈一如既往，在孩子面前假装勇敢，暗地里却在深夜独坐，静静抹眼泪。第二天一早，他们会收到食物、水的小额配给，无事可做只有等，等着康复，或是死亡。

我突然想到泰丝和我藏匿起来的那些不义之财——两千五百块钱。足够我们俩吃上几个月了……却不够给我家人购买治疗瘟疫的药水。

时间慢慢过去。我把弹弓收起来，和泰丝玩了几盘石头剪刀布的游戏。（不知道为什么，她玩得好极了。）我看了家里的窗户好几眼，却一个人也没见着。他们一准儿聚在门后，只要一听到拳头砸门的声音，马上开门。

终于到我家门口了。我忍不住在窗台上奋力前倾，以至泰丝紧紧抓住我的手臂，害怕我一不小心摔到楼底下。士兵大力捶门。妈妈闻声立刻开门，放他们进去，然后又把门关上。我竖起耳朵，努力想听到说话声、脚步声以及任何从我家里传出来的声响。检查越早结束，我便越快能把礼物偷偷塞给约翰。

寂静无声。泰丝低语：“没消息就是好消息，对不？”

“你可真搞笑。”

我在头脑里暗地读秒。一分钟过去了。两分钟，四分钟，直至十分钟。

然后十五分钟。二十分钟。

我看看泰丝。她耸耸肩膀，安慰说：“可能他们的检测器坏了。”

三十分钟过去了。我片刻不敢移开视线，害怕一眨眼，就会有什么事情稍纵即逝，同时手指头不停敲击刀把。

四十分钟。五十分钟。一个小时了。

“出事了。”我长叹一声。

泰丝噘起嘴：“就你乌鸦嘴。”

“我就知道。不然怎么会那么久？”

泰丝正想开口说话，就见到士兵从我家里鱼贯而出，面无表情。终于，最后出来的那个士兵关上门，伸手在腰间摸索什么。我突然觉得天旋地转。不该来的还是来了。

士兵举起手，在我家门上喷了一条又长又红的斜线。然后又喷了一条，交叉成为一个X。

我心里不停咒骂，正想回头——可是没想到士兵还有突然之举，是我之前从未见过的。

他又在门上喷了第三条垂直线，把一个X凭空切成两半。

琼

下午 1:47

德雷克大学，军区

室内 22 摄氏度

我又一次坐在了院长秘书的办公室里。磨砂玻璃门外头，一群同班同学（年纪都比我大，至少大我四岁）徘徊不去，等着看我出洋相。下午操练的时候（今天的课程是：如何装卸 XM-621 步枪的子弹），两个气势汹汹的卫兵把我揪出来，恰好他们当中有人看到了。坏事传千里，很快全校园都知道我又挨训了。

共和国最珍爱的小小女奇才又惹麻烦了。

办公室很安静，只有院长秘书电脑不时传来极轻微的嗡嗡声。我对这个房间的每个细节都了如指掌（这里有从达科他州运来的手工切割的大理石地板，三百二十四块塑料正方形吊顶板，办公室后墙上伟大领袖的画像两边垂着约六米高的灰色布帘，侧墙上七十六厘米的电视开了无声，屏幕上闪烁着大字标题“‘爱国者’叛军轰炸当地军事基地造成五人死亡”，接着是“共和国在希尔斯伯勒争夺战中击败殖民地”）。阿莉丝娜·惠特克，也就是院长秘书，坐在桌子后头，在玻璃屏幕上敲敲打打——无疑正在写关于我的报告。这将是这个季度的第八份。我敢打赌，本姑娘一定是德雷克大学有史以来头一个在一个季度里连续八次被上报却未遭驱逐的学生。